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至八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十六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

朱克融　李載義　楊志誠

張仲武子直方　張允伸　張公素

李可舉　李全忠子匡威　匡籌

朱克融賊泚之從孫也祖滔父洄克融少為幽州軍校

事節度使劉總總將歸朝慮其有變籍軍中素有異志者薦之闕下時克融亦在籍中宰相崔植杜元穎不知兵且無遠畧謂兩河無虞遂奏勒歸鎮長慶初幽州軍亂因其帥張弘靖時泗廢疾於家軍中素伏其謀畧至是衆欲立之泗自以老且病推克融統軍務焉朝廷尋加檢校左散騎常侍授以符節寶歷二年遣使送方鎮及三軍時服克融怨所賜疎弱執中使以聞上特優容別命中使宣諭仍改賜衣物流其使楊文端等先是克

融執中使奏稱竊聞陛下欲幸東部請將兵馬并丁匠五千人修理宮闕迎候車駕又上言無衣擬於朝廷請三十萬端疋以備一歲所費不然則三軍不安天子怒其悖慢取宰臣裴度謀優容之語見别卷克融官至檢校司空吳興郡王其年五月本州軍亂殺之子延齡亦遇害次子延嗣竊立尋為大將李載義所殺

李載義字方毅常山愍王之後代以武力稱繼爲幽州屬郡守載義少孤與鄉曲之不令者遊有勇力善挽强

角觝劉濟爲幽州節度使見而偉之致於親軍從征伐
以功遷衙前都知兵馬使檢校光祿大夫兼監察御史
寶歷中幽師殺朱克融其子延嗣竊襲父位不遵朝旨
虐用其人載義遂殺之數其罪以聞敬宗嘉之拜檢校
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封武威郡王充幽州盧龍等軍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未幾李同捷據滄景以邀襲父
爵載義上表請討同捷以自効上嘉其誠懇特加檢校
右僕射累破賊軍以功加司空進階金紫太和三年平

滄景策勲加平章事仍賜實封三百户四年契丹寇邊以兵擊走之仍虜其名王就加太保五年春為其部下楊志誠所逐因入覲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又能恭順朝旨再拜太保同平章事其年改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兼興元尹七年遷北都留守兼太原尹充河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丁母憂起復驃騎大將軍餘如故廻鶻每遣使入朝所至彊暴邊城長吏多務茍安不敢制之以法但嚴兵防守虜益驕悍

或突入市肆暴横無所憚至是有廻鶻將軍李暢者曉習中國事知不能以法制馭益驕恣鞭捶驛吏貪求無已載義因召李暢與語曰可汗使將軍朝貢以固舅甥之好不當使將軍暴踐中華今朝廷饔餼至厚所以禮蕃客也苟有不至吏當坐死若將軍之部伍不戢凌侮上國剽掠廬舍載義必殺爲盜者將軍勿以法令可輕而不戒勵之遂罷防守之兵而使兩卒司其門虜知其心爲下無敢犯令九年加侍中開成二年卒年五十贈

太尉載義晚年驕恣慘暴一方以楊志誠復為部下所逐過太原載義躬身毆擊遂欲殺之賴從事救解以免然而擅殺志誠之妻孥及將卒朝廷録其功屈法不問

楊志誠太和五年為幽州後院副兵馬使事李載義時朝廷賜載義德政碑文載義延中使擊鞠志誠亦與焉遂於鞠場叫呼謀亂載義奔於易州志誠乃為本道馬步都知兵馬使文宗聞之驚急召宰臣時牛僧孺先至上謂曰幽州今日之事可奈何僧孺曰此不足煩聖慮

臣被召疾趨氣促容臣少緩息以對上良久曰卿以爲不足憂何也僧孺對曰陛下以范陽得失繫國家休戚耶且自安史之後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以土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陛下但因而撫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陽國家所頼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誠節鉞惜其土地必自爲力則爪牙之用固不計於逆順臣固曰不足煩聖

慮上大喜曰如卿之言吾洗然矣尋以嘉王運遥領節度以志誠爲節度觀察留後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幽州左司馬尋改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七年轉檢校吏部尚書詔下進奏官徐廸詣中書白宰相曰軍中不識朝廷體位只知自尚書改僕射為遷何知工部轉吏部為美且軍士盛飾以待新恩一旦復為尚書軍中必慚今中使往彼其勢恐不得出及使至其傔奔還奏曰楊志誠怒不得僕射三軍亦有怨言春衣使

魏寶義兼他使焦奉鸞尹士恭並爲志誠縶留矣志誠遣将王文頴謝恩并讓官復賜官告批答文頴不受而歸朝廷納裴度言務以含垢下詔諭之因再遣使加尚書右僕射八年爲三軍所逐而立史元忠元忠進志誠所造袞龍衣二副及被服鞍韉皆綉飾鸞鳳日月之形或爲王字因付御史臺按問流嶺南行至商州殺之初元忠既逐志誠詔以通王淳遥領節度授元忠左散騎常侍幽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充節度留後明年

轉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後爲偏將陳
行泰所殺
張仲武范陽人也仲武少業左氏春秋擲筆爲薊北雄
武軍使會昌初陳行泰殺節度使史元忠權主留後俄
而行泰又爲次將張絳所殺令三軍上表請降符節時
仲武遣軍吏吳仲舒表請以本軍伐叛上遣宰臣詢其
事仲舒曰絳與行泰皆是游客主軍人心不附仲武是
軍中舊將張光朝之子年五十餘兼曉儒書老於戎事

性抱忠義頃歸心闕廷李德裕因奏陳行泰張絳皆令大將上奏邀求節旄所以必不可與今仲武上表布誠先陳密款因而拔用即似有名許之乃授兵馬留後詔撫王紘遥領節度尋改仲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工部尚書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蘭陵郡王俄而迴鶻擾邊時迴鶻有將勒那頡啜擁赤心宰相一族七千帳東逼漁陽仲武遣其弟仲至與裨將游奉寰王如清等率鋭兵三萬人大破之前後收其侯王貴

族千餘人降三萬人獲牛馬橐駞旗纛罽幕不可勝計
遣從事李周瞳牙門將國從玘相次獻捷詔加檢校兵
部尚書兼東面招撫廻鶻使先是奚契丹皆有廻鶻監
護使督以歲貢且爲漢諜至是遣裨將石公緒等諭意
兩部凡戮八百餘人又廻鶻初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
人詭詞結歡潛伺邊隙仲武使密賂其下盡得隂謀且
欲馳入五原驅掠雜虜遂逗遛其使緩彼師期人馬病
死竟不遣之廻鶻烏介可汗既敗不敢近邊乃依康居

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車子部仲武由是威加北狄表
請於薊北立紀聖功銘敕李德裕為之文其銘曰太和
之初赤氣霄興開成之末彤雲暮凝異鳥南来胡滅之
徵北夷飈掃厥國土崩逼迫遷徙震我邊鄙長蛇去穴
奔鯨失水上都薊門兵連千里曾不畏天猶爲驕子丐
我邊穀邀我王師假我一城建彼幡旗歸計强漢郅支
熳䜌狼顧朔野伏莽見亂鴈門之北羌戎雜處濈濈羣
羊莪莪大鹵縱其梟騎驚我牧圉暴若豺狼疾如風雨

皇赫斯怒羽檄徵兵謀而泉默斷乃霆聲沉機變化動
合神明沙漠之外虜無隐情漁陽突騎燕歌壯氣赳赳
元戎耽耽虎視金鼓誓衆干旄蔽地爰命其弟屬之大
事翩翩飛將董我三軍稟兄之制代帥之勤威略火烈
胡馬星分戈迴白日劍薄浮雲天街之北旄頭已落絶
轡之野蚩尤未縛俾我元侯恢弘遠畧終取單于係之
徼索陰山寝鋒亭徼弢弓萬里昆夷九譯而通蠻夷既
同天子之功儒臣纂美刊石垂鴻仲武歷官至司徒中

書門下平章事大中年卒謚曰莊子直方以幽州節度副使襲父位動多不法慮為將卒所圖三年冬託以遊獵奔赴闕庭尋授金吾將軍直方性率暴行豪奪之事以罪累貶柳州司馬十一年遷右驍衛將軍分司東都咸通中位至羽林統軍中和歲賊巢犯闕公卿恃其豪多隱藏於第直方納招亡命謀欲刼巢或有告者由是以兵圍而害之

張允伸字逢昌范陽人也曾祖秀檀州刺史祖巖納降

軍使父朝掖贈太尉允伸世仕幽州軍門累職至押衙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大中四年戎帥周綝寢疾表允伸為留後朝廷可其奏加右散騎常侍其年冬詔賜旌節遷檢校工部尚書咸通九年累加至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燕國公十年徐人作亂請以弟允皐領兵伐叛懿宗不允進助軍米五十萬石鹽二萬石詔嘉之賜以錦綵玉帶金銀器等冬又加特進兼侍中十二年以風恙拜章請就醫藥詔許之以子

簡會檢校工部尚書充節度副大使十三年允伸再上
表進納所賜旌節朝命未至其年正月二十五日卒年
八十八再贈太尉謚曰忠烈允伸領鎮凡二十三年克
勤克儉比歲豐登邊鄙無虞軍民用乂至今談者美之
有子十四人簡員幽府左司馬先允伸卒簡壽右領軍
衛大將軍餘或昇朝籍或為刺史郡佐
張公素范陽人咸通中為幽州軍校事張允伸累遷至
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簡會權主留後事公素領本郡兵

赴馬三軍素畏公素威望簡會知力不能制即時出奔遂立為帥朝廷尋授旌節累加至中書門下平章事無幾李茂勲奪其位公素歸闕貶復州司户叅軍

李可舉本廻鶻阿布思之族也張仲武破廻鶻可舉父茂勲與本部矦王降焉茂勲善騎射性沈毅仲武器之常遣拓邊以功封郡王賜姓名咸通末納降軍使陳貢言者幽之宿將人所信服茂勲密謀刼而殺之謬云貢言舉兵張公素以兵逆擊不利公素走茂勲入城軍民

方知其非貢言也既有其衆遂推而立之朝廷即降符節無幾以疾告老授右僕射致仕表可舉自節度副使幽州左司馬加右散騎常侍為節度留後中和中累官至檢校太尉中和末以太原李克用兵勢方盛與定州王處存密相締結可舉慮其窺伺山東終爲己患遂遣使搆雲中赫連鐸乘其背則與鎮州合謀舉兵兼言易定是燕趙之餘云得其地則正其疆理而分之時可舉遣將李全忠攻易州有次將劉仁恭者多權數攻之彌

月不下乃穴地道以入其城既下易州士卒稍驕王處存引輕軍三千以羊皮蒙之夜伏於城外仍别於間道以騎士伺之燕軍望見謂之羣羊爭趨焉處存乘其無部伍一擊大敗之尋復其城全忠遁歸懼可舉罪之收其餘衆反攻幽州可舉危急收集其族登樓自燔而死李全忠范陽人廣明中爲棣州司馬有蘆生于室一尺三節心惡之謂别駕張建曰吾室生蘆無乃怪歟建曰蘆茅類得澤而滋公家有茅土之慶殆天意乎其生三

節必傳節鉞者三人公勉樹功名無忘斯言全忠秩滿還鄉里事節度使李可舉爲牙將時可舉兵鋒方盛欲與鎮人分易定遣全忠將兵攻之爲定州軍大敗於易水全忠懼率其餘衆掩攻幽州可舉死三軍推全忠爲留後朝廷因以節鉞授之光啓元年春也全忠卒子匡威自襲父位稱留後匡威素稱豪爽屬遇亂離繕甲燕薊有吞四海之志赫連鐸據雲中屢引匡威與河東爭雲代交兵積年景福初鎮州王鎔誘河東將李存孝克

用怒加兵討之時鎔幼童求援於燕匡威親率軍應之二年春河東復出師井陘再乞師匡威來援匡威弟匡籌妻張氏有國色師將發家人會别匡威酒酣留張氏報之匡籌私懷忿怒匡威軍至博野匡籌乃據城自爲節度匡威部下聞之亡歸者半匡威退無歸路將入覲京師時匡威留於深州遣判官李抱貞奏章以聞屬京師大亂之後聞匡威來朝市人震恐咸曰金頭王來謀社稷士庶有亡竄山谷者匡威其實不行欲圖鎮州示

無留意鎔以匡威再來援已致其失師遣使迎歸府第
父事之匡威爲鎔城邪繕甲指陳方畧視鎔如子每陰
謀驟施以悅人心鎮之三軍素忠於王氏惡其所為㑹
鎔過匡威第慰忌辰匡威縞衣裹甲伏兵刼鎔入牙城
鎔兵逆戰燔東偏門軍士呼譟登屋矢下如雨鎔僕墨
君和亂中扶鎔登屋免難而斬匡威以徇是歲匡籌出
師攻鎮之樂壽武彊以報恥匡威部曲劉仁恭歸於河
東乾寧元年冬河東聽仁恭之謀出師進討二月敗燕

軍於居庸匡籌挈其族遁去將赴京師至景城爲滄州
節度使盧彥威所殺掠其輜車妓妾匡籌妻張氏產於
路不能進劉仁恭獲之獻於李克用後立爲夫人嬖寵
專房李氏父子三葉十年而亡
史臣曰大都偶國亂之本也故古先哲王建國公侯之
封不過千乘所以彊幹弱枝防其悖慢彼幽州者列九
圍之一地方千里而遥其民剛彊厥田沃壤遠則慕田
光荆卿之義近則染祿山思明之風二百餘年自相崇

樹雖朝廷有時命帥而土人多務逐君習苦忘非尾大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李載義張仲武張允伸因利乘便獲領旌旗以仁守之恭順朝旨亦足多也如朱克融楊志誠史元忠張公素李可舉李全忠以不仁得之靡更羼志或尊為篡奪或僅傳子孫咸非令終葢其宜也

贊曰碣石之野氣勁人豪二百餘載自相尊高載義仲武亦多忠勞餘因篡得不仁何逃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十七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史憲誠 子孝章　何進滔 子弘敬　韓允忠 子簡

樂彦禎 子從訓　羅弘信 子威

史憲誠其先出於奚虜今爲靈武建康人祖道德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上柱國懷澤郡王父周洛為魏博

軍校事田季安至兵馬大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柱國北海郡王憲誠始以材勇隨父歷軍中右職兼監察御史元和中田弘正討李師道令憲誠以先鋒四千人濟河累下其城栅復以大軍齊進乘勢逐北魏之全師迫于鄆之城下師道窮蹙劉悟斬首投魏軍録功超授憲誠兼中丞鎮州王承宗死弘正自魏移領鎮州居數月為王庭凑所殺遂以兵叛朝廷以弘正子布為魏博節度使領兵討伐俾復父冤時幽

州朱克融援助廷凑布不能制因自引决軍情嚻然憲誠爲中軍都知兵馬使乘亂以河朔舊事動其人心諸軍即擁而歸魏共立爲師國家因而命之時克融廷凑並據兵爲亂憲誠喜得旄節雖外順朝旨而中與朱王爲輔車之勢長慶二年正月也尋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時李岕爲亂與憲誠書問交通憲誠表請與岕節鉞仍於黎陽艤舟示欲渡河及見文恪舉止驕倨其言甚悖旋聞岕爲帳下所殺乃從改過謂文恪曰憲誠蕃

人猶狗也唯能識主雖被棒打終不忍離其狡譎如此朝廷每為優容尋加左僕射敬宗即位進秩司空太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畧卒其子同捷竊據軍城表邀符節舉兵伐之先是憲誠與全畧婚媾及同捷叛復潛以糧餉為助上屢發使申諭尋又就加平章事憲誠嘗遣驍將至闕下恣為張大宰相韋處厚以語折剉之憲誠不敢復與同捷為應時憲誠亦出師共討同捷及滄景平加司徒憲誠心不自安乃遣子孝章入覲又飛章

願以所管奉命上嘉之乃加侍中移鎮河中憲誠素懷向背不能以忠誠感激其衆未及出城大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夜為軍衆所害册贈太尉孝章幼聰悟好學元和中李愬為魏帥取大將子弟列於軍籍孝章倡言願効文職愬奇之令攝府叅軍及憲誠領節鉞改士曹叅軍兼監察御史賜緋孝章以父在鎮多違朝旨嘗雪涕極諫備陳逆順之理朝廷聞而嘉之乃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騎常侍兼御

史大夫賜紫領本道兵同平滄景加工部尚書尋請赴
闕文宗慰勞甚厚憲誠亦因懇乞朝覲上知憲誠之入
覲自孝章之謀遂加禮部尚書分相衛澶三州别為一
鎮俾孝章領之孝章未到鎮憲誠遇害上以孝章有忠
節起復為右金吾衛將軍閲歲授鄜坊節度使居四年
遷于滑一歲入為右領軍大將軍改右金吾大將軍俄
授邠寧節度孝章歷三鎮雖無異績而謹身畏法以保
初終開成三年十月卒贈右僕射

何進滔靈武人也曾祖孝物祖俊並本州軍校父默夏州衙前兵馬使檢校太子賓客試太常卿以進滔之貴贈左散騎常侍進滔客寄於魏委質軍門事節度使田弘正弘正奉詔討鄆州破李師道時進滔為衙內都知兵馬使以功授兼侍御史大和三年軍衆害史憲誠連聲而呼曰得衙內都知兵馬使何端公知留後即三軍安矣推而立之朝廷因授進滔左散騎常侍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為魏帥十餘年大得民情累官至

司徒平章事卒子弘敬襲其位朝廷時遣河中帥李執方滄州帥劉約各遣使勸令歸闕别俟朝旨弘敬不從竟就加節制及劉稹反不時起兵鎮州王元逵下邢洺二州兵次上黨弘敬方出師壓境大中後宣宗務其姑息繼加官爵亦至使相咸通初卒子全皥嗣之朝廷尋降符節累官亦至同平章事十一年為軍人所害子孫相繼四十餘年

韓允忠魏州人也舊名君雄懿宗改賜今名父國昌歷

本州右職會昌中從何弘敬破劉稹以功為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以允忠故累贈兵部尚書允忠少仕軍門繼升裨校潞州之役亦與其行咸通十一年何全皥為軍衆所殺推允忠為帥時僖宗為普王即降詔遥領節度授允忠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充節度觀察留後不數月轉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節度觀察等使累加至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乾符元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一累贈太尉子簡自允忠初授戎帥

便為節度副使乾符初累官至檢校工部尚書允忠卒
即起復為節度觀察留後踰月加檢校右僕射其後累
加至侍中封昌黎郡王賊巢之亂諸葛爽受偽命為河
陽節度使時僖宗在蜀寇盜蜂起簡據有六州甲兵彊
盛竊懷僭亂之志且欲啓其封疆乃舉兵攻河陽爽棄
城而走簡遂留兵保守因北掠邢洺而歸遂移軍攻鄆
鄆帥曹全晸出戰為簡所敗死之鄆將崔君裕收合殘
衆保鄆州簡進攻其城半年不下河陽復為諸葛爽所

襲簡因欲先討君裕次及河陽乃舉兵至鄆君裕請降尋移軍復攻河陽行及新鄉爲爽軍逆擊敗之簡單騎奔迴憂憤疽發背而卒時中和元年十一月也

樂彦禎魏州人也父少寂歷澶博貝三州刺史贈工部尚書彦禎少為本州軍校韓簡之領節旄也以彦禎為馬步軍都虞候轉博州刺史下河陽走諸葛爽有功遷澶州刺史簡再討河陽之敗也彦禎以一軍先歸魏人遂共立之朝廷尋授檢校工部尚書知魏博留後俄加

戶部尚書充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中和四年累加至尚
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僖宗自蜀迴加開府儀同三司再
拜司徒彥禎志滿驕大動多不法一旦徵六州之衆板
築羅城約河門舊堤周八十里月餘而畢人用怨咨又
其子從訓天資悖逆王鐸自滑移鎮滄州過魏郊從訓
見其女妓利之先伏兵於漳南高雞泊俟鐸之至圍而
害之掠其所有時朝廷微弱不能詰魏人素知鐸名望
議者惜之而罪從訓從訓又召亡命之徒五百餘輩出

入卧内號為子將委以腹心軍人籍籍各有異議從訓聞而忌之易服遁出止於近縣彥禎因命為六州都指揮使未幾又兼相州刺史到任之後般輦軍器取索錢帛使人來往交午塗路軍府疑貳彥禎危憤而卒衆推都將趙文玣知留後事從訓自相州領兵三萬餘人至城下文玣按兵不出衆懷疑懼復害文玣推羅弘信為帥弘信以兵出戰敗之從訓招集餘衆次於洹水弘信遣將程公佐領兵討擊大敗之梟從訓首於軍門時文

德元年春也

羅弘信字德孚魏州貴鄉人曾祖秀祖珍父讓皆爲本州軍校弘信少從戎役歷事節度使韓簡樂彥禎光啓末彥禎子從訓忌牙軍出居於外軍衆廢彥禎推趙文玠權主軍州事衆復以為不便因推弘信為帥先是有鄰人密謂弘信曰某嘗夜遇一白鬚翁相告云君當爲土地主如是者再三弘信竊異之及廢文玠軍人聚呼曰孰願為節度使者弘信即應之曰白鬚翁早以命我

衆乃環而視之曰可也由是立之僖宗聞之文德元年
四月詔加工部尚書權知節度留後七月復加金紫光
禄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充魏博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龍紀中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封豫章郡公乾寧中朱
全忠急攻兖鄆朱瑄求援於太原太原發軍假道於魏
令大將李存信屯莘縣存信御軍無法侵魏之芻牧弘
信不平之全忠復遣人謂之曰太原志吞河朔廻戈之
日貴道堪憂弘信乃託好於汴出師三萬攻存信敗之

太原怒舉兵攻魏營於觀音門外汴將葛從周援之屯於洹水李克用子落落時為鐵林軍使爲從周所擒乃退歸自是太原之師每歲侵擾相魏魏人患之朱全忠方事兖鄆懼弘信離貳每歲時賂遺必卑辭厚禮荅貺全忠對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倍年巳上兄弟之國安得以常隣遇之弘信以為厚己亦推心焉弘信累官至檢校太師守侍中臨清王光化元年九月卒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北平王謚曰莊肅子威威字端

己文徳初授左散騎常侍充天雄軍節度副使自龍紀至乾寧十年之中累加官爵弘信卒襲父位爲留後朝廷從而命之天復末累加至檢校太傅兼侍中長沙王天祐初授檢校太尉守侍中進封鄴王賜號忠勤宣力致理功臣魏之牙中軍者自至徳中田承嗣盜據相魏澶博衛貝等六州召募軍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爲號皆豐給厚賜不勝驕寵年代寖遠父子相襲親黨膠固其凶戾者彊買豪奪踰法犯令長吏不能禁變易主帥

有同兒戲如史憲誠何進滔韓君雄樂彥禎皆為其所立優獎小不如意則舉族被害威懲其往弊雖以貨賂姑息而心銜之威嗣世之明年正月幽州劉仁恭擁兵十萬謀亂河朔進陷貝州長驅攻魏威求援於汴朱全忠遣將李思安屯於洹水葛從周自邢洺引軍入魏燕將劉守文單可及攻汴軍於內黃思安逆戰大敗之乘勝追躡從周出會掩擊復敗燕軍斬首三萬三年威引汴軍攻滄州以報之自是威感全忠援助之恩合從景

附天祐二年七月十三日夜牙軍裨校李公佺作亂威
僅以身免公佺出奔滄州自是愈懼遣使求援於全忠
密謀破之全忠遣李思安會魏博軍再攻滄州全忠女
妻威子廷規先是卒全忠遣長直軍校馬嗣勳選兵千
人密於輿中實兵甲入魏言助女葬事三年正月五日
嗣勳至全忠親率大軍濟河言視行營於滄景威欲因
而出迎至期即假全忠帳下銳卒入而夾攻之牙軍頗
疑堅請不出威恐洩其事慰納之是月十四日夜率廝

養百十輩與嗣勳合攻之時宿於牙城者千人暹明殺之殆盡凡八千家皆破其族魏軍攻滄州者在歷亭聞有變其將史仁遇擁之保于高堂六州之内皆爲讎敵累月平之威仕梁數年後卒年三十四位至守太師兼中書令贈尚書令謚曰貞莊威性明敏達於吏道伏膺儒術招納文人聚書至萬卷每花朝月夕與賓佐賦咏甚有情致錢塘人羅隱者有當世詩名自號江東生威遣使賂遺叙其宗姓推爲叔父隱亦集其詩寄之威酷

嗜其作目己所爲曰偷江東集凡五卷今鄴中人士諷詠之

史臣曰魏鎮燕三鎮不能制之也久矣兵彊地廣合從連衡爵命雖假於朝廷羣臣自謀於元帥如史憲誠等五家其初皆因此而得之其後亦因此而失之盖不知取之以權守之以仁則遠矣若善繼者史氏羅氏之二子有焉其餘不足觀也

賛曰逆取順守古亦有之如其逆守滅亡必隨史何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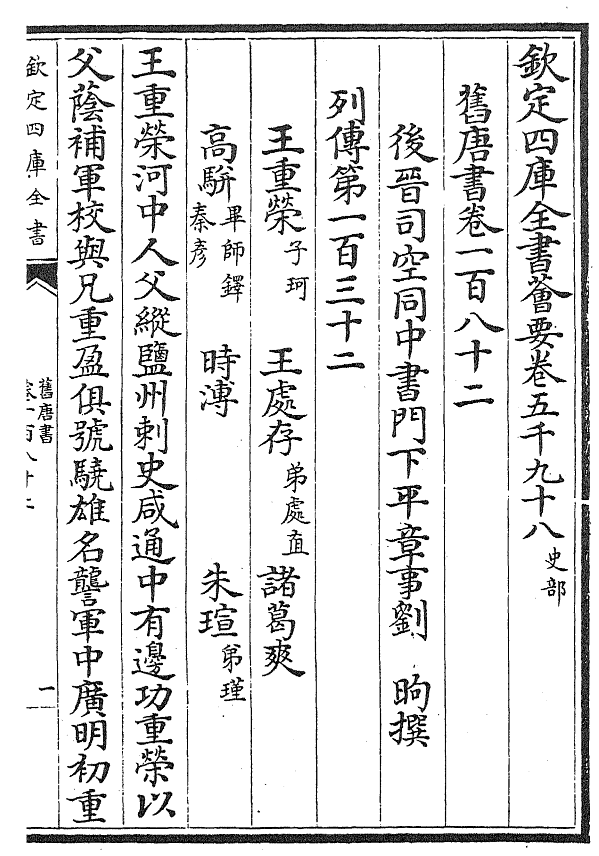
樂世數盛衰足以爲鑒念兹在兹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韓簡傳時中和元年十一月也○沈炳震曰案本紀在中和三年二月為部下所殺新書同當從本紀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十八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王重榮 子珂　王處存 弟處直　諸葛爽

高駢 畢師鐸 秦彥　時溥　朱瑄 弟瑾

王重榮河中人父縱鹽州刺史咸通中有邊功重榮以父蔭補軍校與兄重盈俱號驍雄名讋軍中廣明初重

榮為河中馬步軍都虞候巢賊據長安蒲帥李都不能
拒稱臣於賊賊偽授重榮節度副使河中密邇京師賊
徵求無已軍府疲於供億賊使百輩填委傳舍重榮謂
都曰吾以外援未至詭謀附賊以紓難今軍府積實苦
被徵求復來收兵是賊危我也儻不改圖危亡必矣請
絕橋道嬰城自固都曰吾兵微力寡絕之立見其患唯
公圖之願以節鉞假公翌日都歸行在重榮知留後事
乃斬賊使求援鄰藩旣而賊將朱溫舟師自同州至黃

鄜之兵自華陰至數萬攻之重榮戒勵士衆大敗之獲其兵仗軍聲益振朝廷遂授節鉞檢校司空時中和元年夏也俄而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之師萬人與重榮合賊將李祥守華州重榮合勢攻之擒祥以徇俄而朱溫以同州降賊既失同華狂躁益熾黄巢自率精兵數萬至梁田坡時重榮軍華陰南楊復光在渭北犄角破賊出其不意大敗賊軍獲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而退而重榮之師亡耗殆半懼賊復來深憂之謂復光曰軍

雖小捷銳旅亡失萬一賊黨復來其將何軍以應吾之
成敗未可知也復光曰鴈門李僕射與僕家世事舊其
尊人與僕父兄同患難僕射奮不顧身死義知己儻得
李鴈門為援吾事濟矣因遣使傳詔徵兵明年李克用
領兵至大敗巢賊收復京城其倡義啟導之功實重榮
居首京師平以功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琅邪郡王光啟
元年僖宗還京喪亂之後六軍初復國藏虛竭觀軍容
使田令孜奏以安邑解縣兩池榷課直屬省司以充贍

給舊事河中節度兼權使每年額輸省課重榮累表論
列旣循往例兼恃大功令孜不許奏請移重榮為定州
節度制下不奉詔令孜率禁軍攻之屯于沙苑為重榮
擊敗之十二月令孜挾天子出幸寶雞太原聞之乃與
重榮入援京師遣使迎駕還宫令孜尤懼却刼幸山南
及朱玫立襄王稱制重榮不受命會太原之師於河西
以圖興復明年王行瑜殺朱玫僖宗反正重榮之忠力
居多重榮用法稍嚴季年尤甚部下常行儒者嘗有所

譴罰深銜之光啟三年六月行儒以兵攻府第重榮夜出於城外別墅詰旦為行儒所害行儒乃推重盈為帥重盈既立誅行儒與其黨安集軍民乾寧初重盈卒軍府推行軍司馬王珂為留後重盈子珙時為陜帥瑤為絳州刺史珂即重榮兄重簡子出繼重榮緣是爭為蒲帥瑤珙上章論列又與朱溫書云珂非吾兄弟家之蒼頭也小字蟲兒安得繼嗣珂上章云亡父有興復之功遣使求援於太原太原保薦於朝珙厚結王行瑜李茂

貞韓建為援三鎮互相表薦昭宗詔諭之曰吾以太原
與重榮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故明年五月茂貞等
三人率兵入覲賊害時政請以河中授珙珙瑤連兵攻
河中李克用怒出師討三鎮瑤珙兵退克用拔絳州斬
瑤乃師於渭北天子以珂為河中節度授以旄鉞仍充
供軍糧料使既誅王行瑜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至太原
太原令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珙珙每戰頻敗珙性慘刻
人有踰犯必斬首置於座前言笑自若部下咸苦之因

其削弱皆懷離叛光化二年六月部將李瑨殺珙自稱留後光化末朱溫初伏鎮定將圖關輔屬劉季述廢立之際京師紛擾崔胤潛乞師於汴以圖反正溫謂其將張存敬侯言曰王珂恃太原之勢侮慢藩鄰骨肉相殘自大其事爾爲我持一繩以縳之存敬等率兵數萬渡河由含山出其不意天復元年正月兵攻晉絳珂將絳州刺史陶建釗晉州刺史張漢瑜旣無備卽開門降溫令別將何絪守晉州扼其援路二月存敬大軍逼河中

珂遣告急於太原晉絳旣當兵衝援師不能進珂妻書告太原曰賊勢攻逼朝夕為俘囚乞食大梁大人安忍不救克用曰賊阻前途衆寡不敵救則與爾兩亡可與王郎歸朝廷珂計無從出卽謀歸京師又使人告李茂貞曰聖上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伐同匡王室朱公不顧國家約束卒遣賊臣急攻敝邑則朱公之心可見矣敝邑若亡則同華邠岐非諸君所能保也天子神器拱手而授人矣此自然之勢也公可與華州令公早出精

銳固潼關以應敝邑僕自量不武請於公之西偏求為
鎮守此地請公有之關西安危國祚延促繫公此舉也
茂貞不答珂勢蹙將渡河歸京師人情離合時河橋毀
圮凌澌鯁塞舟楫難濟珂族艤舟有日珂夜自慰諭守
陴者默然無應牙將劉訓夜半至珂寢門珂叱之曰兵
欲反耶訓解衣袒臂曰公苟懷疑訓請斷臂珂曰事勢
如何訓曰若夜出訓將安出訓曰若夜出整棹待濟人必爭舟苟一
夫鴟張其禍莫測不如俟明旦以情諭三軍願從者必

半然後登舟赴闕可以前濟不然則名諸將校且為欵狀以緩賊軍徐圖向背策之上也珂然之即登城謂存敬曰吾於汴王有家世事分公宜退舍俟汴王至吾自聽命存敬即日退舍三月朱温自洛陽至先哭於重榮之墓悲不自勝陳辭致祭蒲人聞之感悅珂欲面縛牽羊以見温報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耶郎君若以亡國之禮相見黃泉其謂我何及珂出迎之於路握手歔欷聯轡而入居半月以存敬守河中珂舉家徙于汴

後溫令珂入覲遣人殺之於華州傳舍自重榮初帥河
中傳至珂二十年

王處存京兆萬年縣勝業里人世隷神策軍為京師富
族財產數百萬父宗自軍校累至檢校司空金吾大將
軍左街使遥領興元節度宗善興利乘時貿易由是富
擬王者仕宦因貲而貴侯服玉食僮奴萬指處存起家
右軍鎮使累至驍衛將軍左軍巡使乾符六年十月檢
校刑部尚書義武軍節度使明年黄巢犯闕僖宗出幸

處存號哭累日不俟詔命卽率本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往山南衛從車駕時李都守河中降賊會王重榮斬偽使通使於處存乃同盟誓師營於渭北時巢賊僣號天下藩鎮多受其偽命唯鄭畋守鳳翔鄭從讜守太原處存王重榮首倡義舉以招太原俄而鄭畋破賊前鋒王鐸自行在至故諸鎮翻然改圖以出勤王之師中和元年四月涇原行軍唐弘夫敗賊將林言尚讓軍乘勝進逼京師處存自渭北親選驍卒五千皆以白繻為號

夜入京城賊已遁去京師故人見處存遮道慟哭歡呼
塞路軍人皆釋兵爭據第宅坊市少年多帶白號雜軍
翌日賊偵知自灞上復襲京師市人以為王師歡呼迎
之處存為賊所迫收軍還營賊怒名集兩市丁壯七八
萬併殺之血流成渠處存家在京師世受國恩以賊寇
未平鑾輿出狩每言及時事未嘗不喑嗚流涕諸軍義
之前後遣使十輩迎李克用既弈世姻好特相款昵洎
收京師王鐸第其功勤王舉義處存為之最收城破賊

克用為之最以功檢校司空後又遣大將張公慶率勁兵三千合諸軍滅賊巢於泰山以功檢校司徒田令孜討王重榮詔處存為河中節度處存上章申理言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除改以搖藩鎮之心初幽鎮兩藩兵甲彊盛易定於其間疲於侵寇及匡威得志驕盈恒欲兼幷之賴與太原姻好每為之援處存亦睦鄰以禮優撫軍民折節下士人多歸之以至抗衡列鎮累加侍中檢校太尉乾寧二年九月卒年六十五贈太

子太師謚曰忠肅三軍以河朔舊事推其子副大使鄑為留後朝廷從而命之授以旄鉞尋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累至太保光化三年七月汴將張存敬進寇幽州旋入祁溝鄑遣馬步都將王處直將兵拒之為存敬所敗退營沙河汴人進擊營於懷德驛處直之衆奔撓城中大恐十月鄑委城擕族奔於太原太原累表授檢校大尉天復初卒於晉陽其弟鄴克用以女妻之歴嵐石汾三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天祐中卒處直字允明處

存母弟也初為定州後院軍都知兵馬使汴人入寇處直拒戰不利而退三軍大譟推處直為帥及部出奔乃權留後事汴將張存敬攻城梯衝雲合處直登城呼曰敝邑於朝廷未嘗不忠於藩鄰未嘗失禮不虞君之涉吾地何也朱溫遣人報之曰何以附太原而弱鄰道處直報曰吾兄與太原同時立勲王室地又親鄰修好往來常道也請從此改圖溫許之仍歸罪於孔目吏梁問出絹十萬匹牛酒以犒汴軍存敬偕盟而退溫因表授

旄鉞檢校左僕射天祐元年加太保封太原王後仕僞
梁授北平王檢校太尉不數歲復於莊宗後十餘年為
其子都廢歸私第尋卒年六十一
諸葛爽青州博昌人役屬縣為伍伯為令所笞乃棄役
以里謳自給會龐勛之亂乃委身為徐卒累軍功至小
校官軍討徐龐勛勢蹙率百餘人與泗州守將陽群歸
國累授汝州防禦使李琢為招討使討沙陁於雲州表
爽為副廣明元年賊陷京師詔爽率代北行營兵馬赴

難關中爽軍屯櫟陽潼關不守車駕出幸爽乃降賊巢以爽為河陽節度使巢賊敗復表歸國進位檢校司徒時魏博韓簡軍勢方盛中和元年四月魏人攻河陽大敗爽軍於修武爽棄城遁走簡令大將守河陽乃出師討曹全晸於鄆州十月孟州人復誘爽爽自金商率兵千人復入河陽乃犒勞魏人令趙文玠率之而去十一月爽攻新鄉簡自鄆來逆戰軍於獲嘉西北時簡將引魏人入趨關輔誅除巢孽自有圖王之志三軍屢諫不

從偏將樂彥禎因衆心揺説激之牙軍奔歸魏州爽軍乘之簡鄉兵八萬大敗奔騰亂死清水為之不流明年正月簡為牙軍所殺爽軍由是大振及巢賊將敗爽復歸國爽雖起羣盜既貴之後善於為理所至法令澄清人無怨歎人士以此多之光啓二年爽卒帳中將劉經張言以爽子仲方為孟帥俄而蔡賊孫儒率衆攻之城陷於賊仲方歸於汴儒遂據孟州

高駢字千里幽州人祖崇文元和初功臣封南平王自

有傳父承明神策虞候駢家世仕禁軍幼而朗拔好為文多與儒者遊喜言理道兩軍中貴翕然稱重乃縻之勇爵累歷神策都虞候會党項羌叛令率禁兵萬人戍長武城時諸將禦羌無功唯駢伺隙用兵出無不捷懿宗深嘉之西蕃寇邊移鎮秦州尋授秦州刺史本州經畧使先是李琢為安南都護貪於貨賄虐賦夷獠人多怨叛遂結蠻軍合勢攻安南陷之自是累年亟命將帥未能收復五年移駢為安南都護至則匡合五管之兵

期年之內招懷溪洞誅其首惡一戰而蠻卒遁去收復交州郡邑又以廣州饋運艱澁駢視其水路自交至廣多有巨石梗途乃購募工徒作法去之由是舟楫無滯安南儲備不乏至今賴之天子嘉其才遷檢校工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治鄆之政民吏歌之南詔蠻寇巂州渡瀘肆掠乃以駢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等使蜀土散惡成都比無垣墉駢乃計每歲完葺之費甃之以塼甓雉堞由是完堅傳檄雲南以

兵壓境講信修好不敢入寇進位檢校尚書右僕射江
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乾符四年進位檢校司空潤
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進封燕國公
時草賊王仙芝陷荆襄宋威率諸道師討逐其衆離散
過江表天子以駢前鎮鄆軍民畏服仙芝徒黨鄆人也
故授駢京口節鉞以招懐之尋授諸道兵馬都統江淮
鹽鐵轉運等使駢令其將張璘梁纉分兵討賊前後累
捷降其首領數十人賊南趨嶺表天子嘉之六年冬進

位檢校司徒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兵馬都統鹽鐵轉運使如故駢至淮南繕完城壘招募軍旅土客之軍七萬乃傳檄徵天下兵威望大振朝廷深倚賴之進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既而黄巢賊合仙芝殘黨復陷湖南浙西州郡衆號百萬巢據廣州求天平節鉞朝廷議欲以南海節鉞授之宰相盧攜與駢素善以駢前在浙西已立討賊之効今方集諸道之師於淮甸不宜捨賊以弱士心鄭畋議且宜假賊方

鎮以紓難二人爭論於朝以言詞不遜由是兩罷之駢
方持兵柄聞朝議異同心頗不平之廣明元年夏黄巢
之黨自嶺表北趨江淮由採石渡江張璘勒兵天長欲
擊之駢怨朝議有不附已者欲賊縱横河洛令朝廷聳
振則從而誅之大將畢師鐸曰妖賊百萬所經鎮戍若
蹈無人之境今朝廷所恃者都統破賊要害之地唯江
淮為首彼衆我寡若不據津要以擊之俾北渡長淮何
以扼束中原陷覆必矣駢駭然曰君言是也卽令出軍

有愛將呂用之者以左道媚駢駢頗用其言用之懼師鐸等立功即奪已權從容謂駢曰相公勳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間言賊若盪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税駕耶為公良畫莫若觀釁自求多福駢深然之乃止諸將但握兵保境而已其年冬賊陷河洛中使促駢討賊冠蓋相望駢終逗撓不行既而兩京覆没盧攜死駢大閲軍師欲兼并兩浙為孫策三分之計天子在蜀亟命出師中和二年五月雉雊於揚州廨舍占者云

野鳥入室軍府將空駢心惡之其月盡出兵於東塘結壘而處每日教閱如赴難之勢仍與浙西周寶書請同入援京師寶大喜即點閱將赴之遣人偵之知其非實駢在東塘凡百日復還廣陵蓋禳雊雉之異也僖宗知駢無赴難意乃以宰臣王鐸為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崔安潛副之韋昭度領江淮鹽鐵轉運使增駢階爵使務並停駢既失兵柄又落利權攘袂大詬累上章論列語詞不遜其末章曰臣伏奉詔命令臣自省更

勿依違者臣仰天訴地血淚交流如劍戟攢心若湯火
在已只如黄巢大寇圍逼天長小城四旬有餘竟至敗
走臣散徴諸道兵甲盡出家財賞給而諸道多不發兵
財物即為已有縱然遣使徵得勑旨不許過淮其時黄
巢殘兇纔及二萬經過數千里軍鎮盡若無人只如潼
關已東止有一經其為險固甚於井陘豈有狂寇奔衝
畧無阻礙即百二之地固是虛言神策六軍此時安在
陛下蒼黄西出内官奔命東來黎庶盡被殺傷衣冠悉

遭屠戮今則園陵開毀宗廟荆榛遠近痛傷遐邇嗟怨雖然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毀臣之痛也實在於斯此事見之多年不獨知於今日况自雈蒲盜起朝廷徵用至多上至帥臣下及禆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用此為謀安能辦事陛下今用王鐸盡主兵權誠知狂寇必殲梟巢即覆臣讀禮至宣尼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使子路出延射曰潰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於射也嚴誡如

斯圖功也豈宜容易陛下安忍委敗軍之將陷一儒臣崔安潛到處貪殘只如西川可為驗矣委之副貳詎可平戎況天下兵驕在處僭越豈二儒士能戢彊兵萬一乖張將何救助願陛下下念黎庶上為宗祧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臣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即軹道之災豈獨往日乞陛下稍留神慮以安宗社今賢才在野憸人滿朝致陛下為亡國之君此等計將安出伏乞戮賣官鬻爵之輩徵鯁直公正之臣委之

重難置之左右剋復宮闕莫尚於斯若此時謗誹忠臣沉埋烈士匡復宗社未見有期臣受國恩深不覺語切無任憂懼之至詔報駢曰省表具悉卿一門忠孝三代勲庸銘於景鍾煥在青史卿承祖父之訓襲弓冶之基起自禁軍從微至著始則囊錐露穎稍有知音尋則天驥呈才急於試効自秦州經畧使授交趾節旄聯翩寵榮汗漫富貴未嘗斷絶僅二十年卿報國之功亦可悉數最顯赫者安南拒蠻至今海隅尚守次則汶陽之日

政聲洽平洎臨成都脅歸驃信三載之内亦無侵凌創築羅城大新錦里其為雄壯實少比儔渚宫不暇於施為便當移鎮建鄴纔聞於安靜旋即渡江自到廣陵併鍾多壘卽亦招降草寇救援臨淮大約昭灼功勲不大於此數者朝廷累加渥澤靡恡徽章位極三公兵環大鎮銅鹽重務綰握約及七年都統雄藩幅圓幾於萬里朕瞻如太華倚若長城凡有奏論無不依允其為託賴豈愧神明自黄巢肆毒咸京卿並不離隋苑豈金陵苑

水能遮鵜鶘之雄風伯雨師終阻帆檣之利自聞歸止寧免鬱陶卿既安住蕪城鄭畋以春初入覲遂命上相親領師徒因落卿都統之名固亦不乖事例仍加封實貴表優恩何廼疑忿太深指陳過當移時省讀深用震嗟聊舉諸條粗申報復卿表云自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者朕拔卿汶上超領劍南荆潤維揚聯居四鎮綰利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南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雄而乃

貴作司徒榮為太尉以為不用何名為用乎卿又云若
欲俯念舊勲佇觀後效何不以王鐸權位與臣主持必
能糾率諸侯誅鉏羣盜者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滅
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
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
用元臣誅夷巨寇心期貔武便掃欃槍卿初委張璘請
放却諸道兵士辛勤名置容易放還璘果敗亡巢益顛
越卿前年初夏逞發神機與京中朝貴書題云得靈仙

教導芒種之後賊必蕩平尋聞圍逼天長必謂死在卿手豈知魚跳鼎釜狐脫網羅遽過長淮竟為大憝都統既不能禦遏諸將更何以枝梧果致連犯關河繼傾都邑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惻及朕蒙塵入蜀宗廟汚於賊庭天下人心無不雪涕既知歷數猶在謳謡未移則懷忠拗怒之臣貯救難除姦之志便須果決安可因循況恩厚者其報深位重者其心急此際天下義舉皆望淮海率先豈知近輔儒臣先

為首唱而窮邊勇將誓志平戎關東寂寥不見干羽洎乎初秋覽表方云仲夏發兵使諸軍前并移汝上喜聞兵勢渴見旌幢爭稱宣潤阻艱難從天討謝玄破苻堅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卿又云若不斥逐邪佞親近忠良臣既不能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忽當今日棄若寒灰者未委誰是忠良誰為邪佞終日寵榮富貴何嘗不保其家無人扞禦寇戎所以不安其國豈有位兼將相使帶銅鹽自謂寒灰眞同浪語

卿又云不痛園陵之開毁不念宗廟之焚燒臣實痛之
實在兹也且龜玉毁於櫝中誰之過也鯨鯢漏於網外
抑有其由卿手握彊兵身居大鎮不能遮圍擒戮致令
脫漏猖狂雖則上繫天時抑亦旁由人事朕自到西蜀
不離一室之中屏棄笙歌杜絶遊獵蔬食適口布服被
身焚香以望園陵雪涕以思宗廟省躬罪已不敢遑安
姦臣未悟之言誰人肯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卿
又云自來所用將帥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

可坐擒用此為謀安能集事者且十室之邑猶有忠信
天下至大豈無英雄况守固城池悉嚴兵甲縱非盡美
安得平欺卿尚不能縛黄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只
如拓拔思恭諸葛爽輩安能坐擒耶勿務大言不堪垂
訓卿又云王鐸是敗軍之將兼徵引𨈆相射義者昔曹
沬三敗終復魯讐孟明再奔竟雪秦恥近代汾陽尚父
咸寧太師亦曽不利鼓鼙尋則功成鐘鼎安知王鐸不
立大勲卿又云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

恥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即軹道之災豈獨往日者
我國家景祚方遠天命未窮海內人心尚樂唐德朕不
荒酒色不虧刑名不結怨於生靈不貪財於寓縣自知
運歷必保延洪況巡省已來禎祥薦降西蜀半年之內
聲名又以備全塞北日南悉來朝貢黠戛善闌並至梯
航但慮天寶建中未如今日清宮復國必有近期卿云
劉氏復興不知誰為其首遽言刮席之恥比朕於劉盆
子耶仍憂軹道之災方朕於秦子嬰也雖稱直行何太

罔誣三復斯言尤深駭異卿又云賢才在野憸人滿朝致陛下為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伏乞戮賣官鬻爵之輩徵鯁直公正之臣若且唐虞之世未必盡是忠良今巖野之間安得不遺賢彦朕每令銓擇亦遣訪求其於選將料兵安人救物但屬收復之業講求理化之基自有長才同匡大計賣官鬻爵之士中外必不有之勿聽狂辭以資游說且朕遠違宮闕寄寓巴邛所失恩者甚多尚不興怨卿落一都統何足介懷況天步未傾

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猶存但守君臣之軌儀正上下之名分宜遵教約未可陵𨗉朕雖沖人安得輕侮但以知卿歲久許卿分深貴存終始之恩勿貯猜嫌之慮所宜深省無更過言驕始以兵權欲臨藩鎮吞併江南一朝失之威望頓減陰謀自阻故累表堅論欲其復故明年四月王鐸與諸道之師敗賊關中收復京城駢聞之悔恨萬狀而部下多叛計無所出乃託求神仙屏絶戎政軍中可否取決於呂用之光啟初僖宗再幸山南

李熅僭號偽授駢中書令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等使駢方怨望而甘於偽署稱藩納賂不絕於途宴安自得日以神仙為事吕用之又薦暨工諸葛殷張守一有長年之術駢並署為牙將於府第別建道院院有迎仙樓延和閣高八十尺飾以珠璣金鈿侍女數百皆羽衣霓服和聲度曲擬之鈞天日與用之殷守一三人授道家法籙談論於其間賓佐罕見其面府第有隋煬帝所造門屋數間俗號中書門最為宏壯光啟元年無

故自壞明年淮南饑蝗自西來行而不飛浮水緣城而入府第道院竹木一夕如翦經像幢節皆齧去其首撲之不能止旬日之内蝗自食噉而盡其年九月雨魚是月十日夜大星隕于延和閣前其聲如雷火光爍地自二年十一月雨雪陰晦至三年二月不解比歲不稔食物踴貴道殣相望饑骸蔽地是月浙西周寶為三軍所逐駢喜以為妖異當之三月蔡賊過淮口駢令畢師鐸出軍禦之師鐸與高郵鎮將張神劍鄭漢璋等率行營

兵反攻揚州四月城陷師鐸囚駢於道院名宣州觀察
使秦彦為廣陵帥旣而蔡賊楊行密自壽州率兵三萬
乗虛攻城城中米㪷五十千餓死大半駢家屬並在道
院秦彦供給甚薄薪蒸亦闕奴僕徹延和閣欄檻煑革
帶食之互相篡啖駢名從事盧涚謂之曰予三朝為國
粗立功名比擺脫塵埃自求清淨非與人世爭利一旦
至此神道其何望耶掩涕不能已初師鐸之入城也愛
將申及謂駢曰逆黨人數不多郎日弛於防禁願奉令

公潛出廣陵依投支郡以圖雪恥賊不足平也若持疑不決及旦夕不得在公左右駢怯懼不能行其謀九月師鐸出城戰敗慮駢為賊內應又有尼奉仙自言通神謂師鐸曰揚府災當有大人死應之自此善也秦彥曰大人非高令公耶即令師鐸以兵攻道院侍者白駢曰有賊攻門曰此秦彥來整衣候之俄而亂卒升階曳駢數之曰公上負天子恩下陷揚州民淮南塗炭公之罪也駢未暇言首已墮地矣駢既死左右奴客踰垣而遁

入行密軍行密聞之舉軍縞素繞城大哭者竟日仍焚紙奠酒信宿不已駢與兒姪死於道院都一坎瘞之裹之以氈行密入城以駢孫俞為判官令主喪事葬送未行而俞卒後故吏鄺師虔收葬之初師鐸入城呂用之張守一出奔楊行密詐言所居有金行密入城掘其家地下得銅人長三尺餘身被桎梏釘其心刻高駢二字於胸蓋以魅道厭勝蠱惑其心以至族滅

畢師鐸者曹州冤朐人乾符初與里人王仙芝嘯聚為

盜相與陷曹鄆荊襄師鐸善騎射其徒目為鷂子仙芝死來降高駢初敗黃巢於浙西皆師鐸梁纘之効也頗寵待之駢末年惑於呂用之舊將俞公楚姚歸禮皆為用之讒構見殺師鐸意不自安有愛妾復為用之所奪光啟三年三月蔡賊楊行密逼淮口駢令師鐸率三百騎戍高郵戍將張神劍亦怨用之兩人謀自安之計用之伺知亟請名還師鐸母在廣陵遣信令師鐸遁去或謂師鐸曰請殺神劍併高郵之兵趨府令公必殺用之

為解又曰不如投徐州則身存而家保師鐸曰非計也
呂用之誑惑主帥塗炭生民七八年來鬼怨人怒今日
之事安知天不假予誅妖亂而康淮甸耶又曰鄭漢璋
是我歸順時副使常切齒於用之今率精兵在淮口聞
吾此舉即樂從也乃趨淮口與漢璋合得兵千人又相
與至高郵問計於張神劍神劍曰公見事晚耶用之一
妖物耳前受襄王偽命作鎮廣州遲留不行志圖淮海
節鎮令公已奪其魄彼一旦成事焉能北面事妖物耶

卽割臂血爲盟推師鐸爲盟主稱大丞相移檄郡縣以
誅用之守一般爲名乃署其卒長唐宏王朗駱玄眞倪
詳逯本趙簡等分董其卒三千人四月趨廣陵營於大
明寺揚州大駭呂用之分兵城守高駢登延和閣聞鼓
譟聲怪之用之曰師鐸兵士迴戈止遏不得適已隨宜
處置公幸勿憂苟不聽徒勞玄女一符耳師鐸陳兵數
日用之屢出戰師鐸憂其不尅求救于宣州秦彥曰苟
得廣陵則迎公爲帥彥令牙將秦稠率兵三千助之師

鐸門客畢慕顏自城中出曰人心已離破之必矣秦稠軍至兵威漸振駢聞甚憂謂用之曰吾以心腹仗爾不能駕馭此輩悞我何多百姓遭罹飢饉不可虐用吾自枉手札喻師鐸可令大將一人自行用之卽以其黨許戡送駢書師鐸怒曰梁纘韓問何在今爾來耶卽斬之用之選勁兵自衛一日至道院駢叱去之乃令猶子傑握牙兵令師鐸母作書遣大將古鍔與師鐸子出城喻之師鐸令子還白曰不敢負令公恩德正為淮南除弊

但斬用之守一即日退還高郵秦稠攻西南隅城中應之即日城陷呂用之由參佐門遁走駢聞師鐸至改服俟之與師鐸交拜如賓主之儀即日署為節度副使漢璋神劍皆署職事秦稠點閱府庫監守之仍密名彥於宣州或謂師鐸曰公昨舉兵誅二妖物故人情樂從今軍府已安以事理論之公宜還政高公自典兵馬戎權在手取捨自由藩鄰聞之不失大義議者皆言秦稠破城之日已名秦彥彥若為帥兵權非足下有也公感其

援但以金玉報之阻其渡江最為上策若秦彦作帥則楊行密朝聞夕至如高令復帥外寇必自卷懐師鐸猶豫未決而秦彦軍至五月彦為節度使署師鐸為行軍司馬移居牙外心頗不悦是月楊行密引軍攻揚州彦兵拒戰繼敗八月師鐸與鄭漢璋出軍萬人撃行密皆大敗而還自是不復出九月師鐸殺高駢十月秦彦師鐸突圍而遁十一月秦彦師鐸引蔡賊孫儒之兵三萬圍揚州行密求救于汴朱全忠遣大將李璠率師淮口

以為聲援孫儒以廣陵未下而汴卒來又慮秦彥師鐸異志四年正月孫儒斬秦彥師鐸于高郵之南鄭漢璋亦死焉

秦彥者徐州人本名立為卒隸徐州乾符中坐盜繫獄將死夢人謂之曰爾可隨我及寤械破乃得逸去因改名彥乃聚徒百人殺下邳令取其資裝入黄巢軍巢兵敗於淮南乃與許勍俱降高駢累奏授和州刺史中和二年宣歙觀察使竇潏病彥以兵襲取之遂代潏為觀

察使朝廷因而命之光啟三年揚州牙將畢師鐸因其
帥高駢懼外寇來侵乃迎彥為帥彥名池州刺史趙鍠
知宣州事自率衆入揚州師鐸推彥為帥五月壽州刺
史楊行密率兵攻彥遣其將張神劍令統兵屯灣頭山
光寺行密屯大雲寺北跨長崗前臨大道自揚子江北
至槐家橋柵壘相聯秦彥登城望之懼形於色令秦稠
師鐸率勁卒八千出鬬為行密所掩盡没稠死之彥急
求援於蘇州刺史張雄雄率兵赴之屯于東塘重圍半

年城中芻糧並盡草根木實市肆藥物皮囊革帶食之亦盡外軍掠人而賣人五十千死者十六七縱存者鬼形鳥面氣息奄然張雄多軍糧相約交市城中以寶貝市米金一斤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雄軍得貨不戰而去九月畢師鐸出戰又敗自是日與秦彥相對嗟惋問神尼奉仙何以獲濟尼曰走為上計也十月彥與師鐸突圍投孫儒並為所殺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自師鐸秦彥之後孫儒行密繼踵相攻四五年間連兵不

息廬舍焚蕩民戶喪亡廣陵之雄富掃地矣

時溥彭城人徐之牙將黄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中和二年武寧軍節度使支詳遣溥與副將陳璠率師五千赴難行至河陰軍亂剽河陰縣迴溥招合撫諭其衆復集懼罪屯于境上詳遣人迎犒悉恕之溥乃移軍向徐州旣入軍人大呼推溥爲留後送詳於大彭館溥大出資裝遣陳璠援詳歸京詳宿七里亭其夜爲璠所殺舉家屠害溥以璠爲宿州刺史竟以違命殺詳溥誅

璠又令别將帥軍三千赴難京師天子還宫授之節鉞及黄巢攻陳州秦宗權據蔡州與賊連結徐蔡相近溥出師討之軍鋒益盛每戰屢捷黄巢之敗也其將尚讓以數千人降溥後林言又斬黄巢首歸徐州時溥功居第一詔授檢校太尉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未平仍授溥徐州行營兵馬都統蔡賊平朱全忠與之爭功遂相嫌怨淮南亂朝廷以全忠遥領淮南節度以平孫儒行密之亂汴人應援路出徐方溥阻之全忠怒出師攻徐

自光啓至大順六七年間汴軍四集徐泗三郡民無耕稼頻歲水災人喪十六七溥窘蹙求和于汴全忠曰移鎮則可然之朝廷以尚書劉崇望代溥以溥為太子太師溥懼出城見害不受代汴將龐師古陳兵于野溥求援于兗州朱瑾出兵救之值大雪糧盡而還城中守陴者飢甚加之病疫汴將王重師牛存節夜乗梯而入溥與妻子登樓自焚而卒景福二年四月也地入于汴

朱瑄宋州人父慶盜鹽抵法瑄逃於青州為王敬武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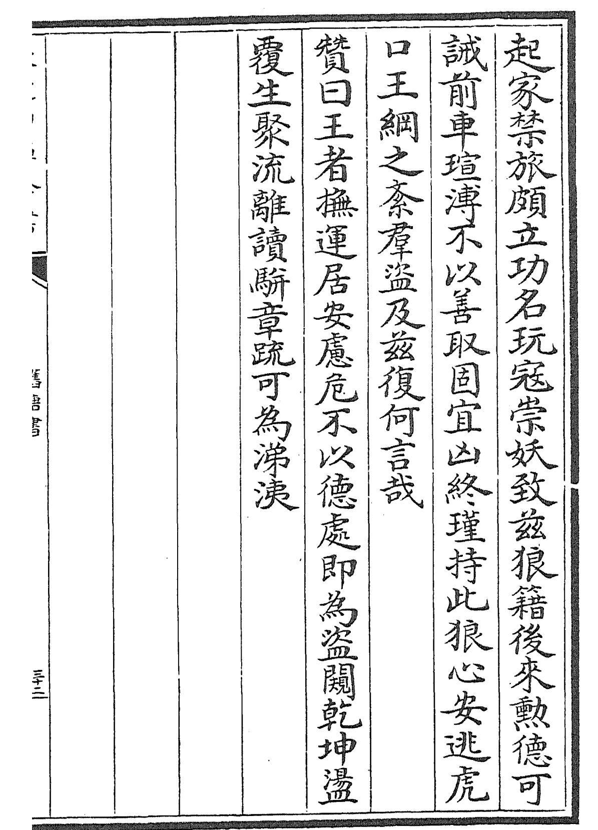
卒中和初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敬武遣牙將曹全晸率兵三千赴難關西以瑄為軍候會青州警急敬武名全晸還路由鄆州時鄆帥薛崇為草賊王仙芝所殺鄆將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晸知其兵寡襲殺君裕據有鄆州自稱留後以瑄有功署為濮州刺史留將牙軍光啟初魏博韓簡欲兼并曹鄆以兵濟河收鄆全晸出兵逆戰為魏軍所敗全晸死之瑄收合殘卒保州城韓簡攻圍半年不能拔會魏軍亂退去朝廷嘉之授以節鉞

時瑄有衆三萬其弟瑾勇冠三軍有爭天下之心秦宗權之盛也屢侵鄭汴朱全忠為賊所攻甚窘求救於瑄瑄令朱瑾出師援之擊敗秦宗權全忠乃與瑄情極隆厚全忠狡譎翻覆虎視藩鄰會宗權誅乃急攻徐州時溥求援于瑄瑄與全忠書請釋溥脩好偽許之瑄以恩及全忠遣使讓之又令朱瑾出軍援溥及徐泗平全忠乃移兵攻鄆三四年間每春秋入其境剽掠人不得耕織民為俘者十五六瑄禦備殫竭景福末與弟瑾合兩

鎮之兵與汴人大戰于魚山下瑄瑾俱敗兵士陷没汴將朱友裕以長塹圍之乾寧四年正月城中食竭瑄與妻榮氏出奔至中都為野人所害傳首汴州榮氏至汴州為尼朱瑾瑄之母弟驍果善戰初乾符末朝廷以將軍齊克讓為兖州節度瑾將襲取之乃求婚於克讓及親迎瑾選勇士衛從禮會之夜竊發逐克讓遂據城稱留後朝廷不獲已以節鉞授之及朱瑄平汴人移兵攻兖經年食盡瑾出城求食比還為别將所拒不得入乃

渡淮依楊行密行密寵待之用為壽州刺史大敗汴軍
于清口自此全忠不敢以兵渡淮瑾楊溥時謀亂為徐
知訓所殺

史臣曰疾風知勁草世亂見忠臣誠哉是言也土運中
微賊巢僭越藩伯勤王赴難者率有聲而無實唯重榮
斬賊使於近關處存舉義師於安喜橫身泣赴不顧禍
患遂得義徒雲合逆黨勢窮宜乎服冕乘軒傳家胙土
而重榮傷於峻法嚴而少恩禍發輿臺誠悲枉横高駢


起家禁旅頗立功名玩寇崇妖致茲狼籍後來勳德可
誡前車瑄溥不以善取固宜凶終瑾持此狼心安逃虎
口王綱之紊羣盜及茲復何言哉
贊曰王者撫運居安慮危不以德處即為盜闚乾坤盪
覆生聚流離讀斯章疏可為涕洟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二

謹案卷一百八十第六頁後五行六行蘭陵郡王

案新書郡王作郡公與此異

卷一百八十一第一頁前六行子威按新書及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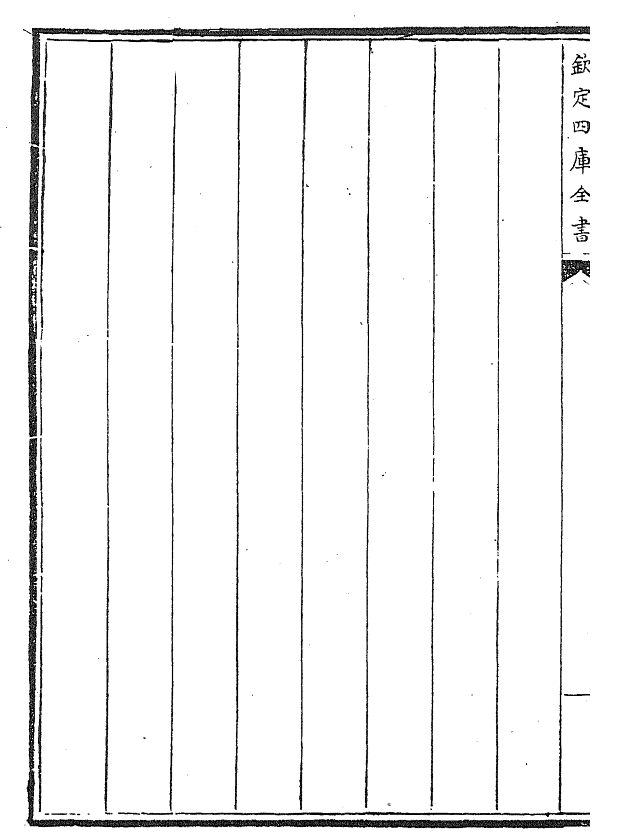
代史作子紹威與此異

第四頁後八行懿宗改賜令名案新書懿宗作僖

宗與此異

第八頁前五行朱瑄求援於太原按新書及五代

史朱瑄作朱宣與此異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顧振